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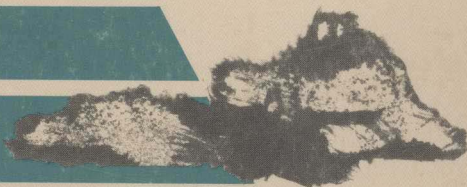
05442-1

P. 47

馬華新詩史初稿

(1920-1965)

原 甸



新馬文學論叢 3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新加坡文學書屋
聯合出版

新馬文學論叢 3

馬華新詩史初稿

(1920-1965)

原 甸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新加坡文學書屋
聯合出版



新馬文學論叢

策 劃・蕭 滋 陳松沾

馬華新詩史初稿 (1920-1965)

責任編輯・忠 揚

封面設計・黃意會

書 名 馬華新詩史初稿 (1920-1965) (新馬文學論叢 3)

作 者 原 甸

聯合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新加坡文學書屋

香港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新馬版發行 新加坡文學書屋

THE HOUSE OF LITERATURE (Singapore)

994 Bendemeer Road # 04-03

Singapore 1233

印 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 次 1987年5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32開 (139×203mm) 176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560・9 (香港版)

ISBN 9971・975・20・3 (新馬版)

© 1987 Joint Publishing Co. (HK)

The House of Literature (Singapore)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目次

導論	1
第一章 馬華詩壇第一批詩人的吶喊（1920—1926）	5
第二章 馬華新興詩歌運動（1927—1931）	15
第三章 沉鬱的低唱（1932—1936）	23
第四章 抗日戰鼓（1937—1941）	32
第一節：吼社與詩歌人衆化運動	42
第二節：靜海的詩	45
第三節：東方丙丁的詩	48
第四節：劉思的詩	51
第五節：蓬青、于原的長詩	55
第六節：抗日救亡時期的其他詩人	63
第五章 抗日戰爭時期的馬華詩歌（1942—1945）（付闕）	68
第六章 向新的現實歌唱（1946—1948）	69
第一節：鐵戈的《在旗下》	75
第二節：米軍的《熱帶詩抄》	80
第三節：丁家瑞等集體創作的長篇朗誦詩	87
第七章 沉寂的年代（1949—1953）	92
第八章 爲獨立而歌（1954—1959）	98
第一節：杜紅的《五月》、《樹膠花開》	107
第二節：鍾祺的《自然的頌歌》、《土地的話》	113
第三節：周榮的《孩子底夢》、《青春》、《雲南園風景畫》	116
第四節：堅石的詩	122
第五節：馬陽的《山民曲》	125
第六節：魯彬、范北羚的詩	128
第七節：古辛等集體創作的長篇朗誦詩	131

ii 馬華新詩史初稿 (1920—1965)

第九章 新時代的激情 (1960—1965)	134
第一節：原甸的《青春的哭泣》	143
第二節：槐華的《水塔放歌》	144
第三節：吳岸的《盾上的詩篇》	146
第四節：李販魚、嚴思的詩	149
第五節：韓玉珍的兩部長詩	152
跋	157
附錄一：馬華詩集出版年表 (1920—1965)	159
附錄二：參考書目	162

導論

馬華新文學作為文學形態的存在迄今已經超過六十年了。六十年，在歷史的廣漠宇宙間只是短暫的一瞬，但在具體的時間運動中，它却是足以包含繁複錯雜的各種現象。總結這一支文學形態的發展，不僅是馬來西亞、新加坡兩國的文學家、學者們的任務，也是各地關心馬華新文學乃至海外華文文學發展的文學家、學者們的學術任務。

「這一支發生、發展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華人社會文化生活中的馬華文學，它是在接受來自中國知識界的影響而萌芽起來的。」遠在清朝末年，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同盟會的成員，他們當中不少的知識分子在奔走呼號推翻清朝帝制政權的革命活動中，曾涉足了包括新、馬在內的南洋羣島一帶。所到之處，一方面固然為倒清活動增蓄了實力；另一方面也為南洋一帶的華人社會散播了文化和教育的種子。這就為馬華文學的出現提供了最初的文化基礎。

一九一九年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了民主和科學的口號，開闢了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波濤壯闊，影響深遠，即連當時在教育、文化都處在草創時期的新馬華人社會也受到了影響和震動。馬華著名的文學史家方修先生在《馬華新文學史稿》的緒言內極其明確地指出：“馬華的新文學，是承接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餘波而濫觴起來的。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興起，約在一九一九年。它在形式上是採用語體文以為表情達意的工具，在內容上是一種崇尚科學、民主，反對封建、侵略的社會思想的傳播。當時，馬來亞華人中的一些知識分子，受了這一陣波瀾壯闊的新思潮的震撼，也就發出了反響，開始了新文學的創作。”因此，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給馬華新文學的出現產生了直接的催生作用。

馬華新文學固然是在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直接影響下出現的，

然而，這種外來的反封建，要求民主、科學的思潮，如果不是在當時的馬來半島、新加坡的社會上找到了物質基礎，它是很難擴展開來的。事實上，在本世紀的二十年代前夕，新、馬作為一個統一的殖民地，在英殖民主義者的直接管轄下，其經濟的發展是極其貧弱的，其政治的極端殖民地化徹底的解除了人民生活中享有民主權利的一切可能，而華人社會傳統中的封建主義意識更是根深蒂固的盤踞着。所有的這些社會特徵，決定了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思想運動必然會化成一陣強勁的空氣在這個地區的社會上空激蕩開來的。因此，殖民主義與封建主義是決定了這個地區必然要受到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激蕩和影響的社會因素。

馬華新文學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了。

然而，這一支文學的發展却是沿着一條特定的軌道前進的。這條特定的軌道的特徵是：（它一邊不斷的吮吸着中國新文學的養份；一邊又不斷的扣緊着它腳下的社會現實。在馬華文學史上滔滔衆多的作品中，儘管出現了一些反映新馬社會以外的生活題材的作品，但是在每一個歷史時期，立足現實，表現現實的作品始終是大量的、為主的。而且，作家們表現現實生活的公民責任感和主人翁的身份、立場也是越來越明晰，越來越明確的。馬華作家們不僅通過具體的創作實踐表明了他們與新馬社會的血肉聯繫，而且在文學理論上也是不斷的探討着這種聯繫的具體內容和歷史任務。二十年代馬華文壇有關於“南洋文藝”的討論；三十年代有關於“地方文藝”和“馬來亞文藝”的討論；四十年代有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討論；五十年代有關於“愛國主義的大眾文學”的討論，等等。這一切的文藝探討，既總結了各個時期的文學創作情況，也總結了各個時期的社會發展情況，並在各個歷史階段接觸了文藝與社會的關係問題。馬華作家由移民者的作客立場轉變成永久性定居的主人翁立場，作家由關心原來母國的立場轉變成關心生活着的新馬社會現實的立場。這個深刻的轉化，既符合了文學發展的規律，也符合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最後也成功地把馬華文學從“僑民文學”的羈絆中解放出來，賦之以新的特質。這個特質不是別的，正是新馬文學生活中四大文學源流（除華族文學外，尚有馬

來文學、淡米爾文學、英文語系文學) 所共同具有的一種人民要當家作主也必然能當家作主的民族文學的精神。它深刻地影響着人民的精神面貌，在團結各族人民、爭取國家民主和獨立的運動中作出無可估量的貢獻。

歷史在前進了。一九五七年，馬來半島出現了馬來亞聯邦共和國的新興國家；一九五九年，馬來半島南端的新加坡也實現了內部自治。在這樣的歷史時期，馬華文學還是一個包含新馬兩個地區華人文學活動的統一的文學概念。一九六三年，在“大馬來西亞聯邦”的計劃下，新加坡、砂朥越、沙巴與馬來亞共同組成了一個統一的大馬來西亞聯邦共和國，馬華文學就新馬兩個地區而言依然是統一無缺的。但由於實際的國家範圍擴大了（即容納了原是英國殖民地的砂朥越與沙巴），因此馬華文學的概念在文學的範圍上也隨之擴大了。一九六五年，由英、馬、新三邊簽訂的“一九六五年新加坡獨立協定”公佈後，新加坡已不復再是大馬來西亞聯邦共和國的一個組成區域，而單獨成爲一個獨立國，這一政治結構上的變動，必然反映於社會意識形態上的各個領域。因此，在新加坡獨立以後，馬華文學的概念也有了新的變動。新馬政治上的“分家”，也就帶來了文學上的“分家”，從此之後，在新加坡共和國內存在的華族文學可以納入於“新華文學”；而原有的馬華文學則應該僅僅是指大馬來西亞聯邦共和國範圍內的華族文學現象了。

（從一九二〇年馬華新文學的出現到一九六五年馬華新文學分化爲馬華文學與新華文學，這一漫長的歷史，完全可以獨立成一個文學史上的大階段來研究的。整部馬華文學史（指包含新加坡華文文學在內）可以到一九六五年告一個大段落。隨後的新馬華文文學史怎麼寫？當然可以仍在統一的文學史著作中分成兩大部份寫，也可以獨立的分開來寫。即是說馬華文學史到了一九六五年後可以省略新加坡華文文學部份，讓新加坡華文文學開闢自己的“新華文學史”的新頁。但是，不管是“合二而一”地寫，或作“一分爲二”地寫，馬華文學這一概念在一九六五年之前無論如何是應該包含着新馬這兩個地區華人的文學現象和文學活動是毫無疑義的了。

這一部《馬華新詩史初稿》，就是從這樣的一個認識出發，試圖把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六五年間的馬華新詩的發展作一個初步的探討。如所周知，由於社會動蕩大，作家流動性大，史料散佚量大，這一類研究工作存在的困難也極大。在這三十五年馬華新詩的發展歷程中，也許我們會遺漏了一些應該提及的詩人和作品，也許我們對某些詩人和作品的分析和評價欠缺歷史的公證性，然而，完善的文學史和完善的詩史歷來需要接力賽似的補充的。從這一個意義出發，這一部《馬華新詩史初稿》只能被看成是一項工作的開始而決不是終結。因此，所有對這部詩史的批評、建議都將是有益於更完善的馬華新詩史的出現的。

第一章 馬華詩壇第一批詩人的吶喊

(1920—1926)

一九一九年，中國爆發了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這場運動，既掀開了中國現代史的新頁，也掀開了中國文化史的新頁。五四運動在文化戰線上開展的是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打倒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兩大旗幟。

新詩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產生的全新的文學體裁。一九二〇年胡適的詩集《嘗試集》和一九二一年郭沫若的詩集《女神》的出版，開闢了這一詩體全新的藝術道路。當然，新詩的出現也決不是在“五四運動”一夜之間魔術般的變出來的，它實際上是經歷過一個艱辛的從舊詩詞中脫胎臨盆的陣痛的。在清朝末年，以黃遵憲為首的一些文人就醞釀着一場“我手寫我口”的作詩主張。然而，這一場“詩界革命”並未取得如期的效果。他們的詩固然達到某種“白”的程度，但基本上還是受到舊詩形式諸多的羈絆。

直到二十年代前夕，新一代的知識分子一方面直接接受了西方文學的薰陶，一方面歷史賦予中國社會生活以新的大變動。新的生活內容與原有的詩歌藝術形式之間產生了極大的矛盾，社會生活迫切的要求着詩歌藝術徹底的擺脫舊形式的枷鎖，產生與之相適應的新形式的創造。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新詩，以“洪水猛獸”的姿態躍登上了中國的文壇，對着歷史的長空放聲長嘯，引吭吶喊。

這些歌聲和吶喊，千里迢迢，飛揚到了新馬，在新馬地區也獲得了相當的反響。

二十年代的新馬華人社會，除了大批從中國南來的廉價勞工之外，隨着膠、錫業的開發，商業貿易也粗具雛型，相應需要一些有知識、

文化的青年，教育事業便有了一定的發展。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在中、馬之間的往返越發頻密，他們人到了新馬，也必然把文化和教育乃至新思想帶到了新馬，進而傳播開來。

五四時代在新馬生活的知識青年，感受了從辛亥革命開始到“五四”運動這十年左右中國社會的大變動，在思想上受到了極大的衝擊，他們對腐朽的封建主義和窮兇極惡的外來力量感到深切的痛恨。然而，就是在他們腳踏着的現實社會，四周也是一片的愚昧、落後，遍佈着保守和黑暗的勢力。

二十年代新馬青年就是處在這樣苦悶的狀態：他們一面感到遠方故國面臨深重的災難；一面又身受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直接的壓迫。就是在這樣的時刻，“五四”運動一聲炮響，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振奮。從一九二〇年開始，馬華報章上就出現了一些謳歌生活、謳歌勞動、謳歌自由的詩篇，而這些充滿着積極和樂觀精神的馬華最早的詩歌，正是五四精神感召下的產品。

在這個時候，我們聽到了馬華詩壇上第一批詩人如下的歌唱：

你說你天天忙碌，
沒有幸福；
我說你天天忙碌，
很幸福。

活動就是快樂，
快樂就是活動；
無事最苦痛，
無事愁坐最苦痛。

忙碌的時候，
不知夏天熱；
忙碌的時候，
不知冬天冷。
.....

——林獨步：《活動就是快樂》（發表於一九二二年）

儘管這首詩缺乏堅實的內容，在表現上也十分粗糙，但是作為萌芽時期的詩歌，它流露出的積極傾向却是難能可貴的。詩人歌唱“忙碌”，實際上就是歌唱勞動，把勞動與幸福相結合，也就體現了“五四”時期“勞動神聖”的新思想。

詩人石樵在《我將為誰謳歌呢？》（發表於一九二三年）就毫不含糊地謳歌“勞動”了：

.....

我要做一個謳歌者，
但是我將謳歌誰呢？
哦，我要謳歌那認識我的！
我要謳歌，
 那給我們光明，
 不給我們幽閑；
 給我們伴麗，
 不給我們毒穢的。

我要謳歌，
 那摧陷殘忍而無理的！
哦，讓我謳歌“勞動”吧！

勞動的意義固然是積極的，可是，在貧窮落後的當時新馬社會，勞工們的勞動是廉價薄償的。詩人們在理性的世界裏謳歌了勞動之後，不得不面對現實的生活世界，對這一歌唱“懷疑”了起來，詩人治襄的《懷疑》（發表於一九二二年）便是這麼沉痛的：

—

勞工！
你們是：
人類的健者，
文化的先鋒。
可是，時代錯誤了，
全體失業了，
那托鉢門前，棲遲簷下的生活，

何等的淒慘呵！

二

回想當年，
一身血汗，
到現在，只贏得，
懸鵲百結，
兩袖清風。
社會的報酬，何等的薄呵！

三

夜雨淋着，
海風吹着，
階前簷下，不斷的呻吟着。
呀！上帝！
你不是仁慈的主嗎？
你不是有普救衆生的能力嗎？
怎麼放棄你自己的責任呢？

四

世間一部份人，
洋樓天天住着，
汽車天天坐着，
妻妾天天擁着，
麻雀天天搓着，
太烟天天抽着。

五

咳！失業的人們，
可憐失業的人們，
窮、愁、病、餓、死着。
同是人類，
一在天堂，
一在地獄，

人間的苦樂為何這樣不公平呢？

詩人們從抽象的讚美勞動，回到了血淋淋的現實生活中，不免感到迷惘和失望。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對現實的不合理更產生了一股強烈的反叛情緒，詩人胡鑑民在《奮鬥》（發表於一九二二年）一詩中，擂鼓似的吶喊：

現在的世界，
有權的作威作福，
有錢的汽車馬車，
無產階級做奴隸做牛馬。

險狠的有福氣，
誠直的餓肚子，
情冷着，
心硬着，
鬼臉殼戴着。

世界——悲慘，
社會——黑暗！

哦，人們
奮鬥！奮鬥！

鼓起勇氣，
表現壯勁，
把障礙——推翻，
把罪惡——掃蕩，
向魔王——宣戰！

哦，人們
幹去！
打開光明的人生之路，
實現理想的優美；
無限樂，
無限愛，

無限創造！

詩人們從對勞動的謳歌，到發現人間貧富的不均，進而迸發成要求行動的吶喊，這無疑的是一個大的躍進。胡鑑民的這首《奮鬥》，大膽的運用詩的短句，充分的利用破折號對語言的省略作用，而且大大的增強了節奏感，這種手法，不僅在馬華早期的詩壇上是十分的突出，就是在中國早期的新詩作品中也是罕有的突破。

五四時代對自由的歌唱，實質上正是對封建勢力的宣戰。儘管這個“自由”的口號顯得空泛和空洞，但從歷史的角度看，在當時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詩人胡鑑民的《自由人》（發表於一九二二年），正是對封建主義同仇敵愾的挑戰：

.....

自由神在山頂，自由人登危履險地上去，
自由神在海洋，自由人逆風破浪地前去，
自由神在大地，自由人不遠千里地跑去，
自由神在天空，自由人駕雲排霧地飛去。

.....

詩人紫燕的《自由》（發表於一九二四年），雖然寫得一般化，但也顯示了這類對“自由”的追尋和嚮往：

籠中鳥，有翼不能飛；
檻中獸，有足不能走。
鳥喲！獸喲！
打開牢籠，
衝破鐵檻，
恢復你們歌舞，飛走的自由吧，
不自由，毋寧死！

馬華新詩如同中國新詩一樣，儘管在形式上全盤否定了舊詩的形式，但是作為古典詩詞中最寶貴的傳統精神之一，即詩人們對人民生活疾苦的關心，馬華新詩與中國新詩同樣都給予完美的繼承。中國五四時期劉大白、劉半農等詩人的作品，都曾把筆端觸及了當時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反映了人民生活中的苦難。儘管根本上詩人們還是以“隔

岸觀火”的立場描繪着人民的苦難和社會的黑暗，但是客觀意義上已經對現實作了某種程度的批判。馬華早期的詩人們，也不乏有此類的詩篇，有一位在《叻報》副刊上發表作品而不署名的詩人，發表了一首題為《罪惡》（發表於一九二二年）的詩：

海島樓頭

天涯一角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這般遼闊？

人聲，電車聲，馬車聲，汽笛聲

萬聲合奏 揚成一首宇宙的音樂

樹影，鳥影，烟筒影，人影，非人影

萬影幢幢 都被暗沉沉的烟霧裹着

噯！你這沉沉的烟霧裏

埋藏着多少罪惡

東方已張了黑幕 西方是夕陽如火

恐怕夕陽將落

也分不出此間誰是罪惡，誰是自我

待投將烟霧裏去

看還是罪惡戰勝我

我戰勝罪惡？

詩人決心“投將烟霧裏去”，當然不是甘於沉淪，而是以此顯示他與罪惡決戰的決心。當然，以一己“自我”的力量，以“投將烟霧裏去”的方式，到底能不能達到“我戰勝罪惡”的目的，其答案顯然是不可能的。於是，社會上“罪惡的烟霧”越發濃厚了，詩人感到與罪惡作戰的正義力量常處在劣勢的地位，他們不由得徬徨了，悲嘆了。因此，在這一早期馬華詩人隊伍之中，也常夾雜着一些客子思鄉，自憐身世之作（如詩人失鈞的《旅客》），或者以灰暗的詩筆，把受壓迫、受剝削的勞動者醜化成只懂得唉聲嘆息、悲觀絕望的宿命論者（如詩人黃楚狂的《失望的生命》）。

馬華新詩的先驅者，在馬華新文學天地初開的四、五年間，他們秉承着優秀的憂國憂民的傳統，在馬華荒漠的詩原上作了有益的探索和摸索，寫了不少儘管是形式粗糙却是言之有物的作品，成為馬華詩

歌藝術寶庫中最早的一批詩歌財富。而他們的探索和摸索，配合了歷史的腳步，很快的使馬華新詩產生了更為嘹亮和堅實的聲音。

方修先生在他的《馬華新文學史稿》內，在論述副刊《星光》（一九二五年）的時候這麼說：“他們是意識地從事馬華新文學運動的第一批文藝鬥士，是馬華新文學的奠基者，是馬華的健康的文學思想的播種者，也是早期的馬華文學的一批最優秀的作者。”誠然，在二十年代中期，由於馬華文壇出現了《南風》（附在《新國民日報》）和《星光》（附在《叻報》）這兩個內容堅實的文藝副刊，既為馬華文學奠下了發展的根基，也為馬華新詩開拓了一個新的境界。在此之前，出現在馬華詩壇上的馬華新詩前驅者，他們的作品在精神上主要是繼承中國文學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對新馬的黑暗現實提出批判和抗議的。但由於客觀上殖民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絕對優勢，便決定他們在吶喊、呼叫之中常有孤單寂寞之感。而《南風》與《星光》副刊則為馬華詩壇引出另一批狂飆似的詩人，他們的出現是在中國新詩積累了一定的創作經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當時郭沫若繼《女神》之後又出版了《星空》（一九二三年）、《瓶》（一九二五年）等詩集，蔣光慈也出版了詩集《新夢》（一九二五年），此外，聞一多、朱自清等詩人也都通過新詩的創作實踐為新詩的成熟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鑑作用。尤其是郭沫若和蔣光慈的積極浪漫主義精神，更像狂風一樣的激蕩着馬華詩人的創作熱情，為他們的作品注入了新的浪漫主義的血液。

他們公開的宣稱：“我們願改造南洋的社會，我們願澄清南洋的思想，我們願刷新南洋的文壇，我們願詛咒黑暗的舊時代快去，我們願祈禱光明的新時代速臨！我們的主張雖不盡同，但於黑暗的不滿這一點却同。我們的力量雖薄弱，但我們願竭我們力之所能與舊勢力一戰！”

（《星光》：《本刊今後的態度》）

詩人鄒子孟為之如此激越地高歌：

太陽迸出了萬丈火花，

宇宙將被毀滅。

海水湧起了萬丈高潮，

地球將要沉淪。